

我的生死记



柳叶刀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我的生死记忆

柳叶刀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生死记忆 / 柳叶刀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7.2(2007.3 重印)

ISBN 978-7-5339-2450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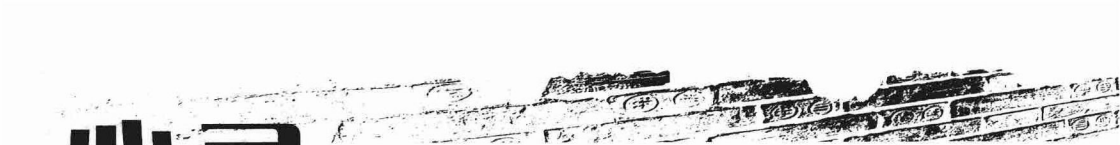
I. 我... II. 柳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0012 号

杭州都快网络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版权支持
博客技术: 都快网(www.dukuai.com)

- 书 名 我的生死记忆
作 者 柳叶刀
责任编辑 楼文英
装帧设计 水 墨
责任出版 朱毅平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邮 编 310006
市 场 部 0571—85176979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5.75
字 数 210 千
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2450-8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心灵的冬虫夏草

毕淑敏

【代序】

朋友对我说，你快看看网上，有“一把柳叶刀”的博客，写死亡，写当兵的岁月，写医疗，写人性……写得真好。

于是马上找来看。柳叶刀博客的首页是淡灰绿的底子，近乎湮色的国防绿军装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柳叶刀自己特地选了这个颜色，总之，我喜欢。标题边还有手术刀的图像，细巧精致，寒光凛凛。

我到过美国芝加哥的世界外科医生博物馆，玻璃柜里摆着真正的古典式柳叶刀，有横刀立马的剽悍，比想象中要阔大得多，几乎让人联想起麦子和收割。

网页上刀起刀落，看了一篇，还想看另外一篇。一篇篇地看下去，心就碎碎地痛起来。

有朋友从西北来，送我一罐冬虫夏草。我听说过这奇怪的药物，没有亲眼看到过。一见之下，有些拒绝。冬虫夏草是虫和草结合在一起生长的奇特生灵，冬天是虫子，夏天就变成草。虫是蝙蝠蛾的崽，草是一种真菌植物。它们是如何长出来的呢？夏季，虫子将卵产于草丛的花叶上，花叶摇曳，虫卵落到地面，经过一个月左右孵化变成幼虫，便钻入潮湿松软的土层睡觉。真菌孢子伺机而动，侵袭那些肥壮、发育良好的幼虫。孢子在幼虫体内肆意生长，虫的内脏就在昏睡中慢慢消失了，变成充满菌丝的躯壳，



埋藏在土层里。经过一个冬天的潜藏，第二年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暖风吹拂，菌丝扬眉吐气地从虫壳内长出，夏天时分钻出地面，成为一株小草。

朋友说，能治很多病呢。冬虫夏草味甘、性温。入肾和肺经，养肺阴，补肾阳。可用于肺癆咯血，病后体虚不复，自汗畏寒。和鸭、鸡、猪肉炖服，可补虚扶弱，还可平喘云云。

我说，我没有肺癆也不咯血，没那些复杂的毛病。谢谢好意，请转送他人吧。

朋友说，最重要的是还防癌症。癌症，你虽说现在没有，但不能保证以后也不得吧？环境污染这么厉害，加上苏丹红什么的，就算你不吃咸鸭蛋，空气总是要吸的吧？那就有可能生种种恶疾。

真晦气，然而珍藏起了冬虫夏草。

柳叶刀的文章，风格在我们熟悉的范围之外。文中描述的小人物，将残酷和温情、苦难和快乐、理想和荒谬、忠诚和愚蠢……紧紧地纠缠在一起，压榨人的神经，撕扯人的脏腑。这些篇章不是狭义的散文，也不是小说。不是笔记，也不是纯粹的回忆录。那些如老照片一样渐淡渐远的轮廓，那些对人生百态的素描和晕染，那些陌生而又潜藏人性奥秘的故事，都被刀尖一点招魂而来，柳叶刀用简练传神的叙述和劈头盖脸而来的动感画



心灵的冬虫夏草

面使之复活。

柳叶刀曾说：“我用(柳叶刀)这名字为自己开博，想用一把刀子解剖我看到的生命，只是没想到也解剖了我所处的那个时代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柳叶刀的这些文字也是那个时代的“立此存照”，就有了“史”的品格。

我最敬重的是柳叶刀面对死亡的淡定。那么多的死亡，堆积起来，已将文字的太平间铺满。柳叶刀博客的标题边有一行字——“生是偶然的，死是必然的。”只要你打开首页，就会看到这句话伫立一旁，悄然提示。是她的喃喃自语，也是对我们的再三叮咛。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曾思索过这件事，本能驱使逃避。敏感而又勇敢的柳叶刀，让死去的躯体重新直立行走，那些人的魂魄在刀锋上腾挪跳跃，鲜活演绎着逝去的悲欢离合。

死是生的唤起之铃。没有一个人能看到自己的死亡，我们只能看到别人的死亡。然而现代社会里，连别人的死亡，你也不能轻易看到，死亡是不对寻常人等开放的密室。被医院高墙和洁白尸单所包裹的死亡悄无声息，只有少许的医家得以窥见。可惜医者们通常是沉默的，不屑与无暇描述死亡。他们太累了，他们麻木了。他们固执地钳闭双唇，于是我们只有寄希望于那些曾经做过医生，又因了种种的缘故脱下了白衣的人，谈论这件要务。



对于我们最终的归宿，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有知识和情感的准备，这样，活着的时候，你更好地珍惜生命，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你莞尔一笑走向它，达至永恒。一般人因无缘体察死亡的全貌，加之死亡带来的丧失感，容易引发我们剧烈的情感动荡，于是死亡变得神秘恐惧，甚至污浊和肮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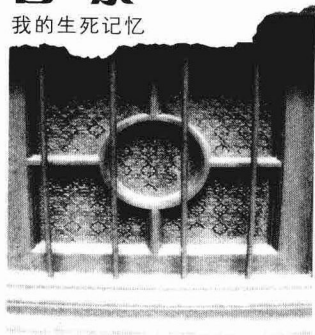
这肯定失策。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必然要经历的苍茫路口，丑化它的结果是自己遭殃。你害怕，你沮丧，你愤怒，你悲哀，可你难逃一死。怎么办呢？这人生的困境，孕育了哲学，并繁衍出文学和艺术的不竭主题。柳叶刀的笔，巧妙地注解了这个疑问，答案亲切真实，平和淡定。你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死亡不过是人生的最后发展阶段，穿过之后，依然可以美丽和安详，依然可以让人从容和达观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将柳叶刀的文章结辑起来，汇成了一罐心灵的冬虫夏草，值得珍藏。是植物，也是动物。来自时间的深处，经历过时代的春夏秋冬。有点怪，但是绝对大补。如果你静下心来读，我相信你会落下泪滴。掩卷之后，也许泪滴还未干，你又会粲然微笑，因为你还活着，你感到了生命的勃勃律动。微笑是灵魂的莲花，不论在天堂还是在人间，我们都可以互赠这份礼物。即使在地狱里，没有花，也可去栽种泥藕。

2007-1-30深夜

目 录

我的生死记忆



心灵的冬虫夏草【代序】/毕淑敏

快板刘/001

女兵苇/007

异想天开的冰/013

莲的故事/018

好歹也是花/025

该死的爱情/031

福尔马林固定的生命/037

没人强迫她/043

永生的舞鞋/048

就这样告别美丽/054

现在你是我的家属了/060

她曾经是一个主攻手/066

老宋啊麻烦你给我点支烟/072

我本痴情之人/078

不想死的老焦/083

吹黑管的香/089

篮球中锋之死/095

金鸡花开的时候/101

耳朵的理想/1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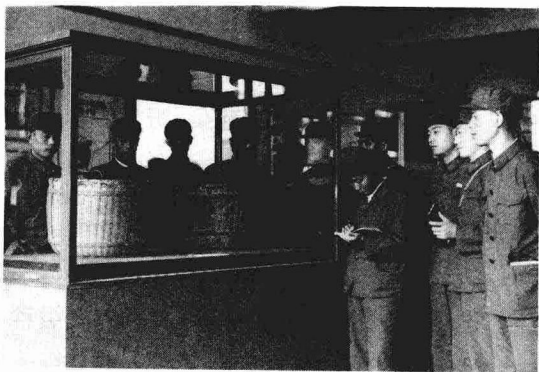
坑道兵/113

栀子花开了/120

怕死的陈医生/125
喜欢说笑话的人/132
我还是喜欢她的/138
没人要害范医生/144
我就好一口大蒜/150
秋风细雨缠绵绵/155
我就怕听火车叫/161
乳房的尊严/166
拼死也要做妈妈/172
小提琴手的噩梦/178
与爱情无关/184

她只是想回家/189
方姨和第八因子/196
打船师傅/201
老吉一家子/206
她就是想吃饱/212
刻墓碑的姐妹/218
他梦见了死期/224
你把那个包给我/229
兄弟相见分外眼红/235
你要什么样的结局?【后记】/241

快板刘
快板刘
快板刘



快板刘

转业的时候,同志们送我到火车站。从理论上说,我已经是一个老百姓了,但是我还是戴着领章帽徽。一天以后,我到了杭州,进了家门。我摘下帽子,看着上面的红五星。我想,就这样了,我现在是老百姓了。这个时候,鼻子酸酸的。

几天后去上班。骑车从中国最著名的城市湖泊走过,觉得头上凉凉的。没戴帽子。我摸了一下头。想起来了,我现在不是当兵的了。看湖的时候,心想,这算什么?比海差远了。

到了单位,要填一份表格。我习惯地把手伸到左边心脏的位置,冬装的上衣口袋,我的钢笔是插在那里的。我才意识到,我没有上衣口袋了。

想起了当新兵蛋子的日子。小鬼。走哪都有人问:你多大了?风纪扣老是扣不起来。有一天,老乡看到我说:“解放军阿姨。”那个老乡是一个老头。直到有一天,我抱着浑身是血的伤员,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军人了。

从一个新兵蛋子的明白到另一个转业军人的明白,整整十五年。

晚上天天参加学习，谈心得体会，向毛主席汇报思想或者是请罪；然后点上小油灯，在灯下学《毛选》；再然后就是端一盆热水，洗屁股洗脚；再上床睡觉；再在梦里竖着耳朵，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子，跳起来，用一分半钟的时间，穿衣打背包，跑到集合点；开始一个小时的行军训练，这个时候，鸟还没醒，鬼已经回家了，狗都睡觉了。

当兵头一年，我就是这么过的。很充实。

这还不包括半夜起来换岗，到生产组种花生、地瓜，喂猪、喂马，给供应室洗沾满了血的敷料。端着一大铝盆到小河边，用肥皂使劲搓。泡泡和着血水流得远远的，划出一道弯弯的线。

我的娱乐活动向同志们汇报一下，就是：晚饭后到后山去玩，听莲唱歌；跑到山坡上去找野果吃；再不然就是躺在地上，回忆在家的时候，吃红烧肉的感觉。

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：炮兵弟兄们来了，在后山上挖工事，把那些炮摆好。炮真漂亮啊，那么大的个子，看哪个部位都不多余。不像有的人，不是肉多了就是骨头多了。炮是有香味的，一股炮弹的香味。

我们女兵就站在山坡上看。那些炮兵一看到女兵来了，浑身都是劲。嘴里哇哇地叫，土铲得到处乱飞。他们不是看我们。我们这些小兵没什么好看的，个个发育不全。他们看的是那些年方二十的护士们。当时有句话：“当兵三年，老母猪变嫦娥。”可见男兵们饿成什么样子了。

炮击的时候最好看。捂着耳朵，看着装填手把炮弹塞进去，然后就是死等。等得浑身疼。最后就是轰的一声。不是一门炮，是齐射。脚下的土就疯子一样跳起来。整个天空就跟湖面似的，皱起来了。我们有一个胖护士就活活地被炮震得掉到炮坑里去了。两米多高的土坎上掉下去，一个胖子，砸到黄土里，烟尘腾起。男兵们大笑。

她叫芙。因为胖，我们都叫她胖芙。胖芙掉下炮坑的时候，有一个战士扶起她。他们就认识了。

这个战士在我们那一带可出名了。宣传队的，姓刘，打快板书，人称快板刘。宣传队是干什么的？除了军区文工团，就他们是文艺兵了。每年部

队招兵总会招几个会吹拉弹唱的人。都是城市兵，识文谈字，白白净净。要知道，那个时候农村兵里还有文盲呀。我就教过农村兵学文化，学《为人民服务》，一个字一个字教，还帮着写家书念家书。

炮团宣传队常常到我们医院演出。球场边上有一个我们自己垒的土台子。台子上吊几只一百支光的灯泡。宣传队的人在土台边上拉上一张帷布，在里面化装。男人化装，个个都是剑眉，眼线又粗又黑，脸白脖子黄，怪怪的。女兵说：脸是富强粉，脖子是红旗面。

上了台，又唱又跳。当地老乡把当兵的围在中间，自己站在椅子上，有的还扛着孩子。台当中有一个话筒。跳到话筒前，演员的声音就出来了，一跳开就没了。反正就是那么几个节目，大家差不多都会背了。老乡们呼朋唤友。当兵的交头接耳。台下同养蜂场差不多。

只有快板刘上来的时候，全场肃静。

人家扮相好啊。化装的时候连脖子都涂白了。绝对没有富强粉和红旗面搭在一起的时候。还有就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闽南这个地方的人一说普通话，通常情况下北方人就犯傻。恨不得找一块豆腐撞死算了。从山东征来的兵，流行着一段顺口溜：我是一个兵，来到福建省，地瓜说话听不懂，吃饭叫“夹笨”。

福建兵听了十分痛恨：“你们山东人才是地瓜！”

快板刘是新疆来的兵，特招的。一个土台子上站着一个战士。绿军装红领章红帽徽解放鞋。手里的快板吊着大红穗子，一敲上下翻飞。老乡看得长吁短叹，小女兵看得神魂颠倒。快板刘还能唱，唱《奇袭白虎团》里严伟才的《打败美帝野心狼》，扮相英俊。莲就对我说：“他要是能跟我说几句话就好了，死都甘心。”

我很荣幸地给快板刘端过洗脸水。脸盆放在台边上，温水，卸装的。快板刘就把头埋进水里。好一会儿抬起头说：“小鬼，你们这里的水真甜啊。”笑得很和善。

“没有放糖。”我说。

快板刘就笑：“我们那里水是咸的。”说着他还把我的帽子正了一下

说：“女兵戴帽子要向后压，那样好看。还有前面要留一些刘海。”

幸福死了。莲第二天就把刘海剪了一大排，帽檐像枪口指着天空。

胖芙找到我：“你这个小鬼很懂礼貌。”

我很高兴。

胖芙说：“你表现得很好，年底要争取入团。”

我非常高兴。胖芙是党员啊。

“你是一个很善良的能理解别人的小鬼。”

我都激动起来了。摘下帽子。头皮发烫，不摘不行了。

胖芙说：“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”

胖芙说：“你帮我转一下信好不好？”

胖芙说：“就是××××部队的信。”

这不是炮团吗？

“寄给你，你再交给我。”胖芙严肃地看着我，好像我是送鸡毛信的。

信来了。一封牛皮纸信封：中国人民解放军××××部队，内详。上面一个红色的三角邮戳。这是义务兵的专用邮戳，盖上它就不用贴邮票，是战士的特权。干部有工资无权享受。

我把信给了胖芙。她脸红红的：“这是快板刘的信。”我激动死了。

晚点名结束，胖芙找到我：“你以后把信放到我的饭盒里就行了。”

于是，我就把信放在胖芙的饭盒里。食堂里每人一个小木格，是放自己饭盒的。胖芙的饭盒是那种有盖子的铝盒。

没多久，苇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在同炮团的男兵谈恋爱？”

“狗屁啊！”我说，“狗才谈呢！”

“那你怎么老是收到炮团的信，还内详？”

“不是我的，是胖芙的。她让我收的，她就让我放在她的饭盒里。是快板刘的。”部队战士不准谈恋爱，这是铁定的。战士也不准同当地民女谈恋爱，这也是铁定的。我得洗清自己，我还想入团呢。

第二天，我放到胖芙饭盒里的信就到了所长手里了。

胖芙被找去了。所长对她说：“一个党员，带头破坏部队纪律，先写检

讨再说。”

胖芙找到我：“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恶心的人！”

我找到苇：“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恶心的人！”

苇冷冷看着我：“没想到你还学会了血口喷人！”

大家都喊冤枉。

“他妈的。”我说，“这人是谁？”

“她妈的。”苇和我坐在海涂边上，袖子拉得老高，“这人就得打耳光。肯定是个女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吃醋。”

“吃谁的？”

“吃胖芙。肯定是个女的。这下完了。我们得找到这个叛徒。不然以后我们说话老会有人向领导汇报的。”

这个叛徒没找到。快板刘到医院里来了。

炮团出了事故。膛炸。一颗炮弹没有发射出去，在炮膛里炸开了。听说现场很惨，血肉满地，好几个人连个完整的身子都找不到了。树上挂着炸开的内脏。连队派出当兵的每人发一双筷子，捡那些东西。听说以前也出过事。越南河内，一个高炮师。现在还有人住在我们院里。

快板刘是胸腹黏合创伤。他被炸飞的碎片击中，外表看只是一块撞击伤，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休克了。所长一叩肚子：“水震音。”内出血。

快板刘进了手术室。

所里能献血的都献了。A型血。我和苇都不是。就看着血一瓶一瓶地往手术室里送。

肝切除三分之一。肠切除三分之二。脾切除。一个人的“五脏”，快板刘少了“三脏”。所长说，撞击再高一点就是心脏了。这小伙子命大。

胖芙是外科护士，她也参加了特护。她对护士长说：“我的身体好。我值夜班。”

快板刘一直昏迷。

晚上站岗，我转到外科特护室。

胖芙坐着，两眼盯着快板刘，手里拿着一大沓信纸。

胖芙说：“你的信写得真好。我看信的时候，就想着你读信的样子。你的声音真好听。我读给你听。”

写的什么我忘了。只记得一句话：“海边沙地有很多贝壳，等空下来给你捡一只最漂亮的。”

因为胖芙在念这话的时候，从怀里掏出一只贝壳放在快板刘的头边：“你看，我很喜欢的。”她噎得不行，像是谁卡住了她的脖子。

我走进特护室。胖芙看着我。我第一次看到了语文书上写的“泪流满面”是什么样子。

“那信不是我交出去的，真的。”我说，“向毛主席保证。”

胖芙哀哀地看着我：“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呢？”

快板刘醒了。所长说，这个小伙子身板底子好。

快板刘不同胖芙说一句话。他总是看着天花板。白天是太阳的影子，晚上是壁虎的地盘。

快板刘出院，大家都去送他。快板刘只是笑，眼睛看着别处。炮团来车接他。他被评为三等残疾军人。他要提前退伍了，他的家在新疆。

胖芙来了。当着我们所有在场军人的面，胖芙说：“我想同你一起回新疆。”她走过去，伸出手说：“抱抱我。”

快板刘捡起地上的行李说：“我在新疆才能抱你。”他笑起来，很好看的笑容。

好多年后，在给战友接风的饭桌上，战友告诉我，那信是莲交给所长的。那一年，莲疯子一样地爱上了快板刘。“他妈的，这个叛徒。”我笑起来。

已经过去三十四年了，胖芙早就当奶奶了。当然，爷爷是快板刘。

女兵节
女兵节
女兵节



女兵节

有时我听到别人对我说，是一种伟大的理想支持着自己活下去。我不知道这种伟大的理想有多大的力量。但是，我常常看到身边的人，会为一个小小的理由活着，因为，我们太热爱生命了。再难活下来，就有希望。有的人身上似乎永远充满活力，连生命的离开，都是活蹦乱跳着的。

苇的一生是惊世骇俗的一生。

苇注定是要这样的。

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红军将领，有一天突然就向军委打报告要回老家。

小小的县城惊动了。在我们学校外的一片空地上，出现了一伙人。他们背着手在看地。然后又来了一群人，扛着仪器东瞄西瞄。最后工人来了，没多久，三幢小洋楼盖起来了。大家都说，这是将军楼。

看到苇是因为她骑着一只高大的狼狗。德国黑背。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。军区军犬训练大队退役的。那狗巨大的样子让我整个人发僵。她从狗背上下来，看着我说：“我叫苇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苇让我骑她的黑背。我死活不肯。她硬是让我坐上去，整个屁股真的是坐在血盆大口上，急得想上厕所。

我们算是认识了，她比我大两岁，竟然还在一个班。

她是一个让全班男同学敬畏的人。只要她坐在教室里，没有男生敢第一个进门，总是最弱的那个被强行推进教室，其他人才会苍蝇一样嗡地扑到自己的位子上。因为她在上课的第一天就让全体男生吓了一跳。

有个女生的铅笔盒被男生扔到楼下去了，她哭得要死。苇朝窗外看看，转过身抓着窗户沿，把自己的身子挂在窗口，然后一松手，人呼的一下滑了下去，落在地上。幸好那个时候的学校还没什么水泥地，全是沙土和野草。苇捡起铅笔盒上了楼进了教室。全体男生都站起来了，一声不吭，简直就是迎来了一个新寨主一样。

苇告诉我，她在省杂技团学过杂技。小时候住的大院后头就是杂技团。放学了没事了，上团里跟着演员练几下。她真的行。翻虎跳，弯腰，劈叉，软功，竖蜻蜓……多了，连吊环都能上去翻几下。最绝的还是她把妈妈当成练功的工具。她在家练蹬技，叫妈妈配合，可怜妈妈被苇的双脚蹬得离地三尺，吓得直叫：“苇呀，你不好这样对妈妈呀。”

有一天晚自习，她带着我荡秋千，惊动了食堂的狗。那狗追着秋千不放，把我们当贼了。我们下不来了，只能越荡越高，几乎同秋千架齐平了。